



羅賓漢

美國·G·特里
斯著 孫琪峰
生活書店發行

羅賓漢

著 斯 里 特 • 美
譯 琪 孫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海 上

月 五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羅賓漢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寄費

原著者

美·G·特里斯

譯者

孫琪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目次

快樂的英格蘭·····	一
三 森林的伙伴·····	二七
四 入了虎口·····	三九
五 人民的呼聲·····	五一
六 在敵人手裏·····	六一
七 自由之歌·····	七一
八 鐵錘與鐮刀·····	八三

九	救援的酬報·····	九五
十	武力·····	一一一
十一	羅夫爵士行獵·····	一二三
十二	死的影子·····	一三三
十三	英格蘭的夢想·····	一四三
十四	大僧正中計·····	一五一
十五	秘密的任務·····	一六一
十六	瑟吳德起來了·····	一七五
十七	陰雲密佈·····	一八七
十八	暴風雨的襲來·····	一九五
十九	北退·····	二〇七
二十	入山·····	二一七

一 快樂的英格蘭

啪啦！

長鞭在他的肩上繞圈子，炙灼着他那襤褸的長衣裏面的皮肉。狄剛衰弱的兩邊擺動着，但是並不叫喊。他的手緊捏在他拿着的羊皮帽上，他咬着嘴唇來止住痛苦。

『我不要懶鬼。』管事說。

他俯瞰着這孩子，一個像座山似的人騎在一匹像座山似的馬上，他那無情的面孔爲忿怒而變黑了。

『你失職就這樣教訓你，我的孩子，你很知道要做些甚麼事。再講一遍。』

狄剛愎怒的仰望着，他的血液在他心裏沸騰了，他恨不得跳到管家的馬鞍前，把他的短刀插進那肥胖的肚子去，但是他明白那是怎樣也不可能。這人會把他像一隻老鼠樣撥開去，而那長劍也會閃下來，一下子結果他……

那是沒有好處的。主人總歸是主人，工人應得服從，被鞭撻，過後仍舊要做工，直到死給帶來了休息的時候。

『是，先生，』他咬住牙關回答，『我應當每隔一天在主人的田地上工作；我應當在春天耕好他的四畝地，而且爲這工作預備兩條公牛；我應當——』

『那就行了。』威廉先生粗暴的打斷他的話。

『你幹嗎今天早晨不在做工？』

『那是爲了豬，先生。牠迷失在樹林裏了。要是我不跑去尋找牠——』他中

止了話，帶着懇求的神情。『我們就祇有這麼一隻豬呵，先生。』

『豬？我管甚麼豬不豬？』這騎馬的人重又恫嚇的舉起他的鞭子。『你們才是豬，你們這些做工的人。下星期處罰你每天在主人的田地上工作。』他旋轉他的馬跑上那撒滿了沙的道路。狄剛又恨不得把他的小刀刺進那多肉的身體去。『留心，你要在那裏，』管家掉轉頭來，『否則我就要鞭打你。』他奔馳到工場去視察工作去了。

很可憐的，狄剛走向那用污泥和麥桿蓋成的小屋，那就是他所稱為家的。這是悠長的，倦人的日子，在屬於他父親的一塊可憐的狹長地上辛苦的工作着，他現在還沒有一個成人的體力呢。

要是他父親會回來呵！但是他離家已經好幾年了，跟着羅夫爵士和旁的有身份的戰士們一道。他們漂過海洋到聖地去，聽說有的是去守衛耶路撒冷，抵禦異教徒，有的是去從任何恰巧比他們弱一點的人——不管是基督教徒或異教徒——那裏搶奪戰利品和權力。

狄剛希望他父親會回來和他一同耕種田地，或者他自己的年齡足夠大了，能夠以一個射手的資格跟隨羅夫爵士到海外去冒險。

任何事情都比爲了要養活他自己，他母親，和他的弟弟們而做這種無盡期的苦工好得多。管家騎着馬跑來跑去，喫好的食物，喝酒，睡覺，把自己養得胖胖的，他倒是鬆活得很！他不知道出汗是甚麼回事，除非是爲了肉太多的原故。他也不會陷於飢餓，寒冷，和潮濕，更不知道當一根鞭子蛇一般的纏繞着你肩膀的時候的味道。

『晚安，小狄剛！』一個和藹的聲音在他身旁說。

他回過身來，村裏的神父站在那裏對他微笑，但是在他的黑眼睛裏却帶着一種不愉快的閃光。狄剛趕忙扯下他的帽子，很尊敬的鞠着躬。每個人應該不得罪神父。

『晚安，神父！』他回答，他的聲調一點沒有顯露出，在所有的人裏面，除

了管事，這位神父就是他所最切望避開的一個人了。

『你還沒有交足你的什一稅呢，我的孩子！』對方說，摩弄着他腰間垂擺的十字架。

『不是的。』狄剛臉紅了。他早已知道這個遲早總要來的。『這是一個壞年成呵，神父。我的幾隻母雞在水裏淹死了，收成也是怪可憐的。我們養活自己還差不多不夠呢——』

『但是十分之一是應當付給教會的。』神父轉動他的眼珠虔敬的朝天上望着。『那是應當首先交來的，孩子。這雖祇一點點，但在上帝的眼中——』他的聲音帶着他在教堂裏歌唱的音調。『你記得寡婦的一文錢的故事嗎？』

『我們交不出來，』狄剛倔強的說，『我媽病了，因為我們吃不飽。我還不夠強壯，像父親那樣的去田裏工作。我們太窮了呵。』

『窮人是有福的！』神父吟誦着，緊握着他那雙光滑的雪白的手。

『你不窮，』這孩子吶喊着，『否則你不會那樣說。』

『狄剛！』那人的聲調分明的改變了。『你忘了你是在跟一個上帝的僕人講話。限下星期交出你的什一稅來，否則，教堂的執事會來向你押收的。』

『儘讓他們來押收好了。』狄剛懷恨的說。他把他的帽子戴回他那粗硬的黑髮上，於是大踏步的重又走他的路。神父站在那裏氣得說不出話來，用警告他似的眼光，注視着他的退後去的形體。

黃昏已經降臨，太陽早就落下去了，留下了西邊的天空紅紅的籠罩在樹林的無數的梢頭上。從薄暗裏，沿着路邊顯露出一些低矮的房子，燈光照耀着敞開的門戶。鴨子在小河裏游泳，一羣豬在樹林的邊緣上用鼻子搜掘着橡實。

狄剛走過這些小屋，向那些站在門邊的人們道了晚安。他自己的家是在村子的盡頭，和別個村子近在咫尺。牠差不多給大橡樹林所隱蔽，僅僅一片有着種植得好的蔬菜和一對蜂房的珍貴的園地，把這草屋從茫無邊際的瑟吳德分隔開。

『你回遲了呢，孩子！』他母親說。

她是一個疲憊的白髮的小女人，被過度的勞作和太少的食物弄得衰弱了。她把一只盛着熱氣騰騰的蔬菜的木盤放在他面前。他拿了一塊燕麥餅，在回答話之前就開始咀嚼起來。

『管事釘着我呢，』他從塞滿了一口晚飯的嘴裏咕嚕着。『還有神父——爲了什一稅的事情。』

他母親歎息着。在草屋的暗角裏，他的弟弟們的蒼白的臉，從他們正睡在下面的破被裏抬起來。三雙關切的眼睛，注視着狄剛，三對耳朵凝神的傾聽着又有甚麼新的麻煩，降臨到他們家裏來了。

『要是爸爸能回家來，』狄剛蠻橫的說下去，『不在外國閒蕩——』

『你不應該這麼說。你父親是不願意去的，他不得不去。沒有誰願意去，但是有一百人被徵去了，都是最好的射手。現在他們在那裏呢？多半死了。不是被

黑人殺死，就是淹在海底。」他母親從她那起縐的臉上揩去一滴眼淚。狄剛輕拍着她的肩頭。

『算了吧，媽。我們總得應付過去的。我們湊集糧來就足夠付給神父，但是我們自己剩下的却太少了。』

『不。你看到外邊鹿幹了些甚麼嗎？』

『不。』狄剛蹙着眉說，『牠們又到麥田裏去了嗎？』

『唉！牠們把許多禾麥連根拔掉了，還踐踏了更多的。一個月的糧食在一晚上給糟蹋了。』

狄剛發了他的一個稀罕的誓：『我要把這些畜生射死一隻！那麼我們有了鹿肉，同時又保全了我們的蔬菜。』

『別響！』她向門外窺探着暗處。『說不定有人聽到。你知道碰國王的鹿還了得！』

『哦，爲甚麼國王不能使牠們不來踐踏我們的田地呢？牠每年到這裏來打獵一次——而所有其餘的時間牠們都在踐踏我們的麥田，吃掉我們的麥根，把我們的所有的工作都破壞了。我們是甚麼動作都不准有。我們可以挨餓，但是鹿却長肥了。這是不合理的。』

『一晌是那樣的，』他母親順從的說，『而且我料想將來還會是那樣的。祇要我們活着，就得替他們工作和打仗，他們從來不管我們是怎樣窮。』

『我要教訓他們！』

她微笑着。『孩子話！你得學會去承受你的鞭撻，而且要感謝他們，那總比起割掉你的耳朵或者被掛在橡樹上的好。你現在還是去睡吧。明天還有許多事情得做呢。』

火早就熄了，在暮鐘從教堂的塔裏傳來的時候熄滅的。天黑得很，滿月還沒有升起來。狄剛在近門口的一堆乾蕨堆上伸直他的困倦的身體，立刻就睡熟了。

他的夢被攪擾了。他又看到了那些恐嚇着他的管事和神父的臉孔。他夢見冬天又來了，草屋裏沒有糧食。野兔、兔子、鳥、鹿等類的獵物，在樹林邊上惹厭的嬉戲着，在那樹林裏，是連一枝箭都禁止攜帶的，別說放射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午夜早就已經過去，月光從那當煙囪用的屋頂的空隙裏射進。他模模糊糊的夢見那討賬的騎馬的人開始追逐鹿，末了追逐他。他驚起，地上的蹄聲在他耳邊響着。

他靜聽了一會，這不是做夢，吵聲是從草屋外邊傳來的。他馬上拿了他的弓和箭，推開門去看個究竟。

一整羣鹿剛剛跑出樹林來，正在很愜意的享受他的椰菜！當他注視着的時候，家裏一星期的糧食在他眼前消失了。

這太忍受不住了。不加思索的，狂怒的，他扣住一枝箭在弓弦上，把牠扯回到他的耳邊，於是向那領頭的射去。

瞄得很準，長箭射中了那動物的喉頭。那牡鹿向空中跳躍着，倒了下來，牠的蹄子在地上蹴踏了一會，然後牠的頭在那頸上無力的旋轉了一下，就躺着不動了。

其餘的鹿都像影子一般消沒在樹林的大的陰處裏了。他獨自一個人在月光底下，和那死鹿一道。

他走上前去檢驗他所殺死的獵獸，然後他把他的血污的手慢慢的在額上擦過去。漸次的，他實覺到了他所做下的駭人的事情。

他殺死了國王的一隻鹿！

他的前額上透出了一陣冷汗，在那上面曾給他的手留下了一點血污。他站着，好像化成石塊了，驚異着不知道怎樣做的好。

樹林裏的每件東西都是國王專有的。砍倒一棵樹就是犯罪，甚至砍掉一根樹枝也是……至於射死一隻鹿！就是公爵要這樣做也必須得到皇上的許可。一個

做工的人這樣做就說不定會被割去耳朵或一隻手。

狄剛戰慄着。他的朋友們儘管嘲笑他的耳朵凸出，而且過份的大，但是他却不願意捨棄牠們。至於失掉一隻手，他以後對於人，還有甚麼用呢？

不，他們不會割掉他手的，因為要是他們這樣做，他對於羅夫爵士就沒有半點用處了。他是羅夫爵士的農奴，羅夫爵士的財產。這倒並不關他自己的工作，而是他們要留下他來好替羅夫爵士去做工。

多半是他的耳朵，他斷定了。

除非——

他絕望的向周圍望着。沒有機會來隱瞞住他的犯罪。他要拖開牠，必須要有人幫忙，這樣別人就會知道，而且會說開去。國王的管林人的耳目是怪靈敏的。

祇有躲在樹林裏，他才會得到安全。瑟吳德是窮人們的避難所。人們說那裏佈滿了強盜，退伍的老兵，逃跑的農奴，和犯了罪的人們——這些亡命之徒，與